



华家岭记

□ 牛庆国

世界上的每一座山都很重要,或许是屏障,或许是险阻,或许是背景,也或许是人们的向往和崇敬。茫茫苍苍的华家岭横亘在会宁县南部、通渭县北部,是我们那一带的名山。岭上有一条古老的大道,是西安和兰州之间的必经之路,曾形成过盛极一时的驿站和兵站,经历了丝绸之路、陕甘驿道、西兰大道、312国道变迁。

我常常感觉华家岭像一个巨人,后背上背着通渭,胸前抱着会宁。有时也觉得会宁和通渭像两只筐,被华家岭的一根扁担挑着,跋涉在岁月的长途上。有不少会宁人祖上是从通渭移民来的,会宁人说起通渭,就像很多地方的人说山西大槐树。那些移民是翻过高高的华家岭,还是沿着华家岭的山脚来到会宁的,他们一路上都经历了什么呢?所有的细节都已隐入历史的尘烟。

1934年,作家张恨水经过这里,他在一篇散文中写到了华家岭的荒凉、贫瘠、落后,以及惊险,“曾经走过西兰公路的人,谈到华家岭,谁都会头痛。这原因并不在岭上出过强盗一件事上,因为这岭实在太长了,长有二百四十华里。”“这华家岭的梁子,没有一棵树,没有一滴水,自然,没有一户人家。”

1940年,作家茅盾来到华家岭,他这样写道:“在这条公路上,每天通过无数的客车、货车、军车,还有更多的胶皮轮的骡马大车。”“四野茫茫,没有一个人影,只见鹅毛似的雪片,漫天飞舞……”

林则徐、左宗棠、范长江等著名人物,也曾从华家岭上走过,他们见证过那个时代的华家岭。斗转星移,华家岭早已是另一番景象,经过这里的人们已是另一种心境。

那是初秋的一个下午,我乘坐一辆吉普车从会宁县城出来,七绕八拐上了西兰公路。天高云淡,岭两边可见万亩梯田;玉米深绿,金黄的油菜花在灿烂的阳光里依然开得热烈。那时,岭下的麦子已经收获,而海拔两千四百多米的岭上,小麦正绿中透黄,还得等十天半月才能成熟。打开车窗,清风扑面,满心都是秋天的舒适。

再去华家岭,是一个深秋,穿过岭上笼罩

的浓雾,就像穿行在云海之中。那天,雾在缓缓移动,树上全是当地人称为浓霜的晶莹霜花,这就是玉树琼花的华家岭雾凇奇观。停车观望,仿佛置身于童话世界。除了惊叹,还是惊叹。

据介绍,20世纪70年代以来,这里被纳入三北防护林建设工程,经过华家岭林场几代人的植树播绿,营造出绵延300公里的绿色长廊。四季分明的华家岭,每个季节都展现着不同的风景。

又是一个秋天,朋友邀我去看看会宁的一个土堡,然后走走华家岭,我当然高兴。

土堡极普通,是华家岭周围众多堡子中的一座。堡子位于山间,建于清代,当年住着一户人家,因兄弟三人中两人考中进士一人考中拔贡,而被当地人看成是“耕读传家”的典范。近年来,县里在堡中布置了家风传承和文化教育题材的展览,吸引了不少人去参观。会宁重视教育,土堡里的展览馆是这里的人们热爱教育的一个缩影。一张张图片、一件件实物、一个个故事,令我对这片土地心怀敬意。

从土堡出来,朋友说,去看看华家岭湿地吧。这里会有湿地?朋友看出了我的疑惑,便解释说,以前这里的确干旱少雨,但现在的华家岭一带,因为草木多了,空气湿润了,雨水广了,地下水上涨了,发源于那里的厉河水量也比以前大了,自然就有了湿地。

约半小时的车程,我们来到了两山之间的一片开阔处,一片连着一片的花地里,除了波斯菊、雏菊、向日葵等少数几种,多数花我不认识,不认识没关系,只要灿烂就好。比花地更引人注目的,是一条大坝拦出的一大片水域,蓝天白云倒映在水面,水天一色。轻风吹拂,微波荡漾,两岸的芦苇随风起伏。水鸟向着水面俯冲,接着又飞向远处,然后又飞回来,像是特意表演给我们看似的。我问,水里有鱼吗?朋友说,有啊,只是不能随便钓。沿着大坝行走,我有走进水乡的错觉。那时,不远处的山坡上,有人正在播种冬小麦,过一段时间,那里就会披上秋天的新绿。

离开湿地,我们就上了华家岭。到达主峰

时,已是黄昏,看到路边的一间小房子,里面已亮起了灯光,我问是小卖铺吗?朋友说是护林员的房子。我想,如果从远处看,这盏灯就是落到岭上的一颗星星。我们在几棵左公柳前停下脚步,注目满身疤痕的老柳树,它们仿佛一个个身披铠甲的将军,经历了多少风雨,恐难以计数,但威武的气势依然在。朋友说,华家岭上现存28棵左公柳,当地正在筹建以保护古树名木为主要内容的

森林文化公园,左公柳和更多的古树都会被得到保护。

据说,近几年来华家岭的游客越来越多了,有来休闲的,有来写生画画的,有来摄影的,有来写诗的,每个人都能在这里找到各自需要的感觉。站在傍晚的秋风中,我忽然想起这样几句诗:“雨雪年年都来,年年秋都凉,只是今年的秋天,比去年暖和。”

回到岭下,已是万家灯火,回头望去,夜色

中的华家岭仿佛一条星河,那么多“星辰”在岭上闪烁,那是风力发电的风车上的灯在闪。华家岭的风电也是一道景观。

如今,因为有了高速公路,很少有人再翻越华家岭了;因为有了高铁,西安和兰州之间不再有人走西兰公路了。高高的华家岭,仿佛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,站在陇中的高天大地间,慈祥地注视着这片土地上的春华秋实……



华家岭秋景

山水胜境——渭源双石门

□ 刘小雷

双石门在渭源县南山分水岭附近,因山谷中两道狭窄的石门而得名。三国邓艾、北宋王韶等名将都曾将这里作为用兵通道。如今这里风光旖旎、群峰含黛,森林、草原、雪山错落分布,溪流如织,草原密布,宛若遗落的秘境……这里就是我心中的世外桃源。

双石门位于渭源县会川镇以南10公里,距渭源县城50公里,距兰州市也仅150公里,一日即可往返。

这里峡谷、溪流、草甸和森林,美得让人窒息。11万亩高山大草场,牧草青青、牛羊成群,让人感觉似乎到了陇上的香巴拉……

双石门独特的景观,与它所属的山脉是分不开的。在双石门峡谷深处,群峰相连,最高峰被誉为“撑天银碑”的露骨山,主峰海拔3941米,是临近数县海拔最高的山峰,同时也是漳县、渭源、卓尼三县的交界处。

提起露骨山就不得不提分水岭。分水岭距兰州160多公里,早已成为国道212线上的一景,它海拔2980米,是渭源县与漳县的界岭。

我们一行人驱车至双石门峡谷口时,一群牦牛正在沟口悠闲地吃着草,就像一颗颗黑珍珠镶嵌在绿色的绒毯上。虽是正午时分,扑面而来的风儿,送来了高海拔特有的凉爽。进沟口没走多久,便是第一道石门,两座山石相对而立,石门的宽度可以供一辆小车通行,但满地的碎石,尖锐而突兀,一般情况下,人们开车行到这里,只能“弃车”于石门外,徒步进入。

穿过第一道石门之后,取而代之的是崎岖难行的山石路,路面很窄。眼界却豁然开朗。山体四周是陡峭的山坡,但眼前却是生机无限的大片高山草甸,呈斜坡梯田式,从峡谷中间的溪水两侧开始,逐渐升高。

深入峡谷,以溪水为界,水之南逐渐开始出现原生林,水之北依旧还是草甸。从无人机升空的镜头中看,草甸与森林对称分明。最后,草甸消失,眼前的景象全部被山石与密林所包围。

乱石间,一道溪流潺潺而来,想要一探第二道石门的奥秘,就必须涉水前行。这里的水势相较于峡口大了很多,石头的阻挡让水流变得湍急。

绕过眼前这道急弯,便能看见第二道石门了。溪流汇成了一泓深潭,潭水的尽头是两座

拔地而起越往内越逼仄的山石,就好像山体裂开了一道细缝,溪水从中流出,寒意更甚。这便是双石门中的第二道石门。

相对于第一道石门,这一道石门显得格外宏伟壮观,难怪在当地人与驴友中又被称为小石门与大石门。

这两座石门说是相距一公里,但靠双脚涉水走下来,竟觉得有点“路漫漫其修远兮”的意味。

进入第二道大石门,一种沉重的压迫感迎面而来。容一人通过的石缝中,两侧的石壁上,居然还有明显的人工开凿留下的栈道孔。据说,这里是三国名将邓艾偷渡阴平开凿栈道的起点。

按照史料记载,公元255年秋,邓艾正是在这里穿崖架木,一路修成栈道,并且在渭源招募了五千羌胡精兵,进击蜀汉。

如今这石门内的栈道已经不存在了,但是古道遗迹犹存。石崖上当年栈道穿架木梁的凿孔仍然整齐地列于崖壁……

待穿过溪水相伴的狭窄山谷,眼前立马豁然开朗,远处的雪山、两侧葱绿的草场、牧民的围栏分散开来,牦牛、羊群、马一同出现,

星罗棋布地点缀在绿油油的草场之上,相伴在那闪着金光的溪水之旁,水声清朗悦耳,潺潺淙淙,仿佛在倾诉大山的秘密。那些小丘的线条是那么柔美,就像只用绿色渲染,不用墨绿勾勒的山水画卷那样,到处翠色欲流,轻轻流入云际。

置身于此,放眼望去,整个草原碧绿如茵,蓝天、白云、绿草浑然一体。那些叫不上名字的野花,竞相开放,争奇斗艳,让草场更显生机。呼吸着让自己感官愉悦的空气,取出相机,记录下所有的美妙。

不知不觉中,几个小时已悄悄流过,转眼到了傍晚,夕阳西下,余晖映山顶,把雪峰染得像一位披着红纱的少女,亭亭玉立。返回途中,依依不舍之情挂在每一个人的脸上。我

想,双石门的每一处风景,馈赠给每个人的不仅仅是身处其中的心旷神怡,意醉神迷,更有离开后记忆永远的雕铸与凝固。



双石门风景区(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)

相关链接

通渭美丽乡村游

穿行于通渭大地的梁卯之间,不经意转过一个弯,就会和一些古老的村落相遇,它们宁静而祥和地躺在黄土地的某些时光褶皱里,记录着时间划过岁月的痕迹。

马营镇华川村

青瓦白墙的村落依山而建,村子干净整洁,一条条平坦的水泥路通向家家户户,色彩夺目的一幅幅壁画融入乡村特色,与秀美田园风光相映成趣。这就是通渭八景之一的“华川芳草”故地。如今,岁月的车辙碾过,原来的芳草难寻,但是,满川的斑斓之色、啾啾的鸟鸣以及淙淙的流水,诠释着时下华川村的美丽与芬芳。

清人王秉宪《华川芳草》诗曰:“绿野晴川过午桥,翠微平接茂林遥。莺歌留得行人懒,按辔闻嘶系柳条。”诗人笔下是不折不扣的古华川,那时候的华川大地到底如何,我们只能凭诗句想象,现代化的交通工具,让人在短时间就能饱览如此优美的自然风光。

如今,横卧在蟾母山之下的华川,静默的远山与斑驳的村庄在层林尽染中交相辉映,构成一幅色彩斑斓的画,共同默契成一道道田园风光。清澈蜿蜒的溪流,叮咚着欢歌,洋溢着蟾母山高昂的头颅,飘忽的云朵以及苍翠的云杉,恰到好处地将人间仙境定格于此。

不远处的乡村历史博物馆,犹如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,默默伫立在村庄安静的角落。展馆内陈列着一件件老物件,仔细观看每一幅积淀深厚的历史遗珍,认真听取当地老人的讲解,深刻体会改革开放以来科技和生产生活工具的快速变迁和发展变化。

襄南镇隔里沟村

踏足通渭县襄南镇隔里沟村,百年柳树枝繁叶茂,华盖般撑起硕大一片林荫,舞榭歌楼矗立在广场两边,柳池中碧水微澜,一片长势繁茂的芦竹随风舞动,和宁谧守望的古堡动静呼应,勾勒出一幅和美安恬的乡村画卷。

隔里沟村位于襄南镇政府南部1公里处,村庄坐落在通甘公路边的一道形似“U”的山沟里,因其土地肥沃、避风温暖,物产丰富,自古为富庶之地,孕育了诸多文人雅士,形成了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耕读文化。

穿过烟雨蒙蒙中秋日的田野,进入村庄,不经意就会和隐藏在古松古柏下的农家小院撞个满怀,“耕读第”三个书法大字在门楣框上十分醒目,村史馆如农家四合院,静守在村党群服务中心隔壁,成为留住乡愁和农村记

忆的一部分。

襄南传统村落积淀了厚重的历史文化传统,保存了大量的民居、戏台、寺庙、古树、古寨堡、古长城等各类物质文化遗产和木雕、石雕、砖雕、匾额等传统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。

如今,干净的柏油路穿村而过,万寿菊在田间地头怒放,隔里沟村似一幅美丽的画卷,柏油马路延展到村文化广场,路两边金灿灿的油菜花在风中摇曳,自然风光无限好,游客在油菜花间赏花、观景,看美丽新农村。

平襄镇孙庄村

孙庄村位于通渭县平襄镇东南部,距县城13公里。村落居于一小盆地内,四面环山,风光秀丽,气候宜人,漫步于此,抬眼仰望,蓝天、青山、白云融合在一起,这仙境般的美景,让人不禁想起“山不在高,有仙则灵”的世外桃源。

金秋时节,这里秋叶五彩缤纷,黄得如金,绿得如玉,红得如火,把秋姑娘打扮得格外妖娆。一阵凉风吹过,金黄的树叶,摇曳着一把把小扇子,从空中飘飘而下,似乎在诉说着一个美丽的童话。村落散落在绵延数里的山脚下,村前屋后金色围绕,梯田如链似带,穿插交错,如一幅幅线条简洁明快的木刻画。

村内还有一塘坝,碧水清澈,岸边芦苇丛生,高壮茂密如青纱帐一般。微风吹来,摇曳舞动,沙沙作响。坝水为“活眼”,为村庄增添了几分生机和灵气。

榜罗镇文树村

文树村位于通渭县榜罗镇东北部,坐落在半山腰,民居疏密有度,距县城50公里。而“文树”二字并非原字,明万历《重修通渭县志》中记其为“瓮熟”,因其地为一瓮形山间小谷地,气候温和,农作物比相邻地区成熟较早,故名之为“瓮熟”。

村内庄园和山顶栽植有大片桃林,每逢阳春季节,花满枝头,景色迷人。漫步其间,微风拂面,鸟语花香,蓝天白云,呼吸着清新乡野空气,时间仿佛都在此停顿。

村里还有一座保存完整的古堡,战国秦长城穿村而过。长城、古堡、桃林、民居、农夫、犬吠,夕阳、炊烟,构成了一幅恬静、优美、怡然的山村画卷。